



台獨派的 台灣文學論 批判

曾慶瑞·趙遐秋◎合著

這本書回答這些問題：

- 台灣新文學的發軔是中國五四新文學革命的骨血，還是只受其漠然的諸影響之一？
- 30年代鄉土文學爭論是台灣左翼文學話文策略的爭論，還是「台灣意識」對「中國意識」的語文拮抗？
- 皇民文學是反民族投降文學還是嚮往日帝「現代性」，「愛台灣」的文學？
- 《橋》副刊重建台灣新文學的爭論是「台灣意識」文論與「中國意識」文論的鬥爭，還是堅持「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一環」主張中國的大眾/民族文學的議輪。
- 70年代「第三次鄉土文學論爭」是台灣文學上的左右鬥爭還是「台灣意識文學」的萌芽？
- 1945年以後是「再殖民」社會還是美國新殖民社會？1987、2000年後是「後殖民社會」還是美國新殖民社會之延續？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 6

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批判

趙遐秋 曾慶瑞

合 著

人間出版社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 6

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批判

作者／趙遐秋、曾慶瑞
發行人／陳映真
出版者／人間出版社
社長／陳映和
地址／台北市潮州街九一之九號五樓
電話／02-23222357
郵撥帳號／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排版／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漢大印刷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汐止鎮大同路一段三六七號三樓
訂書專線／02-26418661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初版一刷／二〇〇三年七月
定價／三二〇元

目 錄

寫在本書台灣版出版之前	1
陳映真序	9
金堅範序	13
前 言	17
一、「文學台獨」是文學領域裡的「兩國論」	21
二、「文學台獨」滋生的社會土壤	27
三、「文學台獨」惡性的歷史	47
四、用本土化自主性主體論對抗中國文學屬性 ——「文學台獨」言論批判之一	71
五、歪曲台灣新文學發展歷史為「台獨」尋找根據 ——「文學台獨」言論批判之二	97
六、喪失民族氣節美化皇民文學為殖民者招魂 ——「文學台獨」言論批判之三	155
七、妄圖在語言版圖上製造分裂為「台獨」造輿論 ——「文學台獨」言論批判之四	225
八、在台灣新文學史的體系構建中為「台獨」張目 ——「文學台獨」言論批判之五	257
結束語	289

後記	293
附錄一、呂正惠：陳芳明「再殖民論」質疑（節錄） ——從歷史經驗所作的「歸謬」論證	295
附錄二、呂正惠：三十年代「台灣話文」運動平議（節錄）	309
附錄三、曾健民：台灣「皇民文學」的總清算 ——從台灣文學的尊嚴出發	319
附錄四、曾健民：台灣殖民歷史的「瘡疤」 ——怎樣看葉石濤最近在日本的發言	339

寫在本書台灣版出版之前

編輯部

從 2000 年開始，人間出版社比較集中精力於出版有關台灣文學的論述、史料和史論方面的書，其目的在對於台灣文學論述自 2000 年以來逐漸成為主流政治的霸權論述的重要成份，並透過高教領域獨佔，為「政治正確」服務的教學和傳播的當前情況，做平衡、匡正的工作。截至目前，我們已經出版了「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共四冊，分別是第 1 卷由呂正惠、趙遐秋兩教授合編、呂正惠教授、趙遐秋教授、曾慶瑞教授、樊洛平教授、斯欽研究員和曾健民先生合著的《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第 2 卷呂正惠教授著《殖民地的傷痕》；第 3 卷是由許南村主編、呂正惠教授、杜繼平博士、曾健民和陳映真諸先生合著的《反對言偽而辯》，和目前已出版的第四卷是何標先生編《張我軍全集》，第五卷由古繼堂教授主編，古繼堂、樊洛平、彭燕彬、王敏等諸教授合著，繁體字增訂台灣版《簡明台灣文學史》，以及本書即由曾慶瑞、趙遐秋二教授合著，台灣增訂繁體字版《台獨派的台灣文學史論批判》等。

1980 年代前後，大陸上隨著文革結束，展開「改革開放」體制後，解放後禁錮多時的台灣文學研究突然「百家爭鳴、百花齊

放」。有關台灣文學史、台灣文學理論批評史、台灣小說發展史、新詩發展史的研究著述……如雨後春筍似地出版，遍地開花，其中更不乏煌煌巨著。

現在看來，這些蓬勃的研究著述成果，雖然存在著因政治、地理的分斷而來的資料上無法避免的限制，卻震驚了在台灣的分離主義學者。於是對於大陸台灣文學研究有這些批評：說這些著作是大陸對台「統戰」工具；說這些著作以共產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教條」，強加於人，是政治教條，不是學術研究。最近，有人說大陸學者「企圖以強勢的中國論述收編台灣的歷史經驗。這種政治基調，正是日後中國學者篡改、誤讀、曲解台灣文學史的最高指令。」

2002年11月，台獨派台灣文學研究教學重鎮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主催下，開了一個「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其中，台獨立場堅定，但待人總還謙和的林瑞明教授在他題為《兩種台灣文學史：台灣vs中國》的論文中，對於本社在台出版繁體字版《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有這峻刻的評論：

學術資料的交流當然無可厚非。但若是資料的交流……是為了鞏固集團論述霸權，而請對岸有心人士出手，鬥爭異己，這行徑就未免失之無骨，其心可誅了。

對於一貫貌若溫文、謙和的林瑞明教授，這是他對於我們出版了一本由「中國人」編寫台灣文學思潮史的書，忍無可忍的、嚴厲的漫罵和人身攻擊了。

但回看台灣新文學的歷史，儘管台灣新文學的發軔、成長，以至於成熟的歷程，多半發生在舊的和新的帝國主義下祖國兩岸被迫分斷的時代，外表看來似是「在台灣『獨立』（獨自之意）發生」，但是台灣新文學始終和祖國新文學保持著千絲萬縷不曾

間斷的人的（作家、文藝理論家）、思想理論的、創作方法、創作範式上等種種複雜又密切的聯繫，至今不斷。

早在 20 年代初，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展開後不久，受其強烈影響，台灣也展開了新舊語文和新舊文學的鬥爭。而台灣的文學革命，透過留學大陸和日本的知識份子，直接從大陸輸入、幾乎全套搬用了陳獨秀、胡適之關於語文革新、文學敘述革新的理論，主導了台灣文學漢語文白鬥爭的內容和方向。特別在文學創作的敘述（narrative）上，直接引進和推介大陸新文學大作家的新小說和新詩作品，如魯迅〈阿 Q 正傳〉、〈狂人日記〉、〈故鄉〉；郭沫若的〈牧羊哀話〉；冰心的〈超人〉和徐志摩的〈自剖〉。中國新小說和新文學，先經過了幾十年探索和實驗，大量逐譯吸收域外西洋小說才成型。台灣的現代漢語白話小說和詩，卻因能直接以中國新文學初期的傑作為範式（paradigm），省略了漫長的由文到白的實驗，直接產生了像賴和那樣第一代偉大的台灣新小說家。

到了 1930 年代初，台灣左翼文壇和當時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圈一樣，也產生了和大眾文學問題相連繫的大眾語問題的論爭。這個論爭是兩岸左翼文壇內為了推動無產者大眾的文化和文學的關於語文策略的爭論。有一派人認為白話打倒了封建士大夫的語文即文言文，但在新時代中，市民階級的白話文對各地底層直接生產勞動者而言，是「新的文言」，他們日常使用的是各地不同的方言土白。為了發展廣大民眾的文化與文學，應該設法提倡大眾語，推到極至，就是方言土白了。在大陸，這一派的代表可舉出魯迅和瞿秋白，在台灣則有黃石輝、郭秋生等人。另有一派以中國方言繁多，不少地方的方言（如閩方言和粵方言）標音表記困難，主張在白話文基礎上，深入工農生活，向工農大眾學習「淺顯、易懂、新鮮」的語言。在殖民地台灣，為了在異族壓迫下力保漢語文，解決日本公學校教育下，台灣學童漢語失落、

日語不通的「文盲」（見賴和、郭秋生論旨）化危機，力主反對讀音不一，表記紊亂，又無公認共識的語文範本（如文藝作品），而反對「台灣話文」的建設，力主普及漢語白話，既保持漢文化和語文主體，又解決日帝公學校體制下「文盲」化的危機，代表人物有賴明弘、廖毓文和林克夫等人。

而注意到大陸大眾語文學運動而深不以為然的賴明弘，據曾健民兄提供的資料，在 1934 年 11 月間寫信給當時客居日本的郭沫若，簡要介紹了組成「台灣文藝聯盟」時期台灣文學的概況之餘，表示他自己不能苟同當時大陸任白戈等人提倡的「非科學的、盲目的」大眾語建設論，並向郭沫若請教他對此問題的看法。郭沫若的回信表示賴明弘批判「大眾語文」運動的看法是「極正確的」，而「目前的中國正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時代，讓他們去無事忙好了。縱橫中國的大眾和他們是沒有關係的……」（《台灣文藝》2 卷 2 期，1935 年 2 月 1 日）。這說明台灣 30 年代話文論爭與同時代中國左翼文壇在問題意識上的聯繫。

此外，30 年代中國「左聯」東京分部的大陸詩人和評論家雷石榆和台灣文壇、文藝界張深切、吳坤煌、王白淵的私人和集體的往來，並共有文藝活動，也是台灣文學史上周知的史實。

至於光復後，緊接 1947 年 2 月慘變後的 11 月展開、為時一年多的「關於重建台灣新文學」的、在《新生報·《橋》副刊》上的論議，在台的省內外作家、評論家以有熱情、有理論思想縱深的論議，共商重建光復後台灣新文學的歷史，就無需在此辭費了。

70 年代現代主義詩批判和鄉土文學論戰，受到同時期海外港台留美知識份子保釣運動左翼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他們在北美各大學東亞研究機構尋找新中國崛起的歷史，也尋找 30 年代大陸左翼文學的作品和文論，從而改變了文論的範型，開始學習歷

史唯物地看文學的諸問題，因此在鄉土文學爭論中抗拮官方反共文論時，表現出素樸的文學社會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方法論的文論。當時尚未向台獨轉向的王拓，就大段抄用了香港保釣左派雜誌《抖擻》上的文章，論述穿西裝的日本資本如何替代穿軍裝的舊殖民者登陸台灣；西方的個人／集體、民主／專制二元對立的思想大舉入侵台灣，卻使反帝民族主義思想在台灣被「割斷」，終使台灣文學盲目模仿和抄襲西方文學……文獻俱在，可以覆按。

因此，自日據以迄今日，在民族因強權干預而分裂的兩岸，台灣文學和大陸文學一直都存在著緊密的個人的、思想文論上的連繫，成為台灣新文學史上一個絕不能忽視的傳統。1987年後，兩岸恢復有限度的交流，而大陸學界對台灣文學的研究和相關著述的繁榮達到了空前盛景，是極為自然的結果。本書繁體字版的在台刊行，放在這個歷史傳統上看，根本就不存在林瑞明教授所說的兩岸文學「跟一個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問題，更沒有「統派隔岸借力」的問題。

這本書顧名思義，是針對台獨派幾個有關台灣新文學主要的「原教義化」的論說的批判。因此，自然容易讓人戴上「中共官方和中共學界對台灣本土文學的打壓」這樣一頂政治帽子。說來好笑，事實卻恰恰相反。

先說書名。原書稿書名本來是《文學台獨批判》。在大陸出版前曾廣徵大陸台灣文學研究學界關於本書內容各方面的批評意見，結果阻力竟而意外的大，意見無非主張要溫良恭讓；對葉石濤批過頭了；行文口氣讓人想起文革批鬥文章……頂著這些壓力，連書名也不能不改為大陸版的現有書名《文學台獨面面觀》。「鬥爭」、「革命」這些用詞看來在大陸都不好用了。台灣版的書名《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批判》是我社自定，無非坦盪

磊落，名實相符，不掩藏自己的旗幟。

還有能使島上台獨派一樂的新鮮事。據最近南京某高校老師來信，《華文文學》2002年第四期發了一篇文章，為葉石濤鳴不平，說他老人家不是台獨派。大陸「學者」不知，葉氏日文版《台灣文學史》的譯者澤井律之在翻譯本「解說」上都說，葉氏有關台灣文學性質論，長期說「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甚至也是「中國抗戰文學的一部份」，說台灣文學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是「在台灣的中國人所創造的文學」。但這些說詞在單行本全被葉石濤刪除。澤井說這是葉石濤跟著80年代中期後台灣政治「自主化論」成為主流的腳步而改變說詞的。

同來信上說，同一期的同雜誌還刊了某「權威」學者文章，力讚台灣師大教授許俊雅在日據台灣文學研究上「功勳卓著」！而許教授的台灣文學研究之台獨傾向，在台灣是眾所周知的。更妙的是，同雜誌今年第2期《台灣文學研究》專欄上有文章吹捧西川滿，主張這位當年皇民文學的奴隸總管西川的作品應納入台灣文學！這簡直是大陸學者有關西川滿評價與台灣反民族分離派隔海唱和了。新世紀的奇觀，葛過於此！

然而我們卻不好意思跟著郭沫若說，今天大陸某些台灣文學研究界的言論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讓大陸學界去「無事忙好了」。平心靜氣想，大陸知識份子對島內「文學台獨」的認識需要有一個過程，但也不能不責備他們用功不足，研究怠惰。其次，這原本首先就是島內在地覺悟了的台灣文學同人自己的鬥爭任務。大陸讓那些右翼的、糊塗的學者和刊物「自由」發言，也是「好事」，但我們也希望對「台獨文學」有正確認識的，有覺悟的大陸學者也有自由發言的餘地。而正是當前這渾迷的形勢，加速了我們出版人手已久的這本書稿的出版。而台獨派準備丟到我們頭上的「為中共統戰」、「為中共收編、矮化台灣文學」、向大陸「隔岸借力」的帽子，我們一頂也戴不上！

最後，我們感謝作者曾慶瑞教授和趙遐秋教授優秀辛苦的勞動。我們也感謝大陸九州出版社慨允授權我社在台灣出版繁體字修訂版。

我們也特別感謝台灣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呂正惠、和台灣民間研究者曾健民醫師慨允將他們的重要論文，即呂正惠〈陳芳明「再殖民論」質疑（節錄）〉和〈30年代「台灣話文」運動評議（節錄）〉，以及曾健民〈台灣「皇民文學」的總清算〉及〈台灣殖民歷史的「瘡疤」——怎樣看葉石濤最近在日本的發言〉等四篇大論，作為本書的「附錄」壓卷，使這本書增加了在地鬥爭的思想和學術的重量。

2003年7月10日

序

陳映真

從我個人的體會，以 1979 年底高雄市「美麗島事件」的勃發、鎮壓、公開審判和判決的全事件過程為分水嶺，台灣的政治思潮和文藝思潮發生了鮮明深刻的變化。我眼看著原本毫無民族分離主義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華民族主義思想感情的一部份台灣文學界朋友，和全社會、全知識界的思想氛圍，以「美麗島事件」為界，逐漸從反國民黨的義憤，向著反民族和分裂主義轉向。其中，一直到 1978 年鄉土文學論爭時猶在國民黨鎮壓鄉土文學的法西斯高壓下，挺身出來主張台灣新文學的中國屬性的某些作家、詩人和評論家，也紛紛改宗轉向，令人瞠目。

關於台灣一部份文學界人士從磅礴昂揚的中華民族反帝愛國思想傳統向著反共、反華、靠攏外國帝國主義轉變而終至奔向民族分裂主義的問題，目前似乎還缺少科學性的、體系性的分析。1942 年到 1950 年，美國帝國主義為了它的國家利益和冷戰佈置，迭次計畫要把台灣變造成一個與中國分離的、親美、反共的傀儡。這個陰謀，早為台灣革命家謝雪紅和她的「台盟」同志們、李友邦將軍和著名作家楊逵所洞悉，迭次公開予以揭露和強烈批判。1950 年韓戰爆發，美帝國主義悍然從大艦隊分斷海峽，干涉

中國內政，企圖使台灣分裂固定化。1950年開始，台灣經濟在美國軍經援助和美資推動下，發展了和中國民族經濟失去聯繫的、台灣獨自的「國民經濟」，達成了對美依附及獨裁政治下的資本主義發展。在思想意識形態上，從1950年至今，國民黨推動極端化的反共宣傳，把大陸中國和大陸中國同胞徹底妖魔化。在另一方面，美國冷戰意識形態即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文藝和其他學術思想，藉著美援體系和留學機制全面統治台灣。

從1946年開始到1949年，全中國大陸反內戰、反獨裁、要求和平建國的民主運動向台灣浸漫。台灣學生、市民、作家熱情參與了這個全國性民主運動。1947年元月抗議美軍在華暴行運動、二二八事變、1947年下半年開始的關於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議論、1949年四六事件和楊逵的《和平宣言》事件，都必須擺在同時期全中國的民主運動背景下，才能有科學性的理解。然而，不幸的是，這在台灣的中國民主運動，於1950—1954年國民黨發動的慘絕的「白色恐怖」中被連根鏟除。在美國全面支配下，50年代以《自由中國》運動為起點的、由撤退台灣的大陸右派民主人士，和台灣資產階級聯手發動的反蔣民主鬥爭，先天就帶有「反共、反蔣、親美」的侷限性。這個右傾的台灣戰後民主主義發展到了80年代之所以和同樣反蔣、反共（連帶反中國）、親美的台灣民族裂主義合流，毋寧是自然的歸趨。

在政治上還不能公開叫喊「台灣獨立」的80年代初，「台獨」派挑選了台灣文學領域的論壇，有戰略、有方針、有佈署地鋪開了民族分離主義的台灣文學論述。今日回顧，依然怵目驚心。但對於此一反民族傾向的批判和針鋒相對的鬥爭，檢討起來，有這困難：「美麗島事件」後，「台灣」運動和以《夏潮》為中心的左派統一派，都同受國民黨法西斯嚴重的虎視。在那條件下，左派在道德上、在政治上無法開展對民族分離派的批判。面對自80年代初鋪天蓋地的「文學台獨」運動，首先覺得其台灣

史、文藝批評的，乃至哲學社會科學的水平粗疏，要一一批駁，費時、費力而無意義，終而產生輕敵，不加理睬的態度。此外，到外國學文學理論回來的學者，又一般地對台灣史、台灣新文學沒有充足把握，對「文學台獨」問題沒有興趣，而縱之任之。久而久之，這些學術和知識水平粗劣的「文學台獨」論終於取得了支配地位。2000年後在「台獨」派攫取了政權和高教領導後，「文學台獨」論勢將藉著其獨佔台灣文學系、所的廣設，變本加厲，成為「台獨」派在台灣文化戰線上的有力推手，為害嚴重，形成我們民族史上堅持民族解放和團結統一的力量，與反動、反民族的民族分離主義逆流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一場嚴峻的鬥爭。

現在，大陸學者趙遐秋先生和曾慶瑞先生，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概括和整理了從1970年代末，歷經整個80年代以迄於今日的「文學台獨」諸論，釐清其源流、分析其派別，掌握其頭面人物，分別就文學分離主義和民族分離運動的關係、「文學台獨」論的政治、社會和歷史根源，提出了分析和說明。兩位先生並針對中國文學的台灣文學「本土論」和「主體論」，就歪曲和沖淡中國新文學對台灣新文學的歷史影響，就美化台灣皇民文學逆流，以及將在台灣的閩南語當做獨立的民族語處理台灣新文學的語言問題，和全面為文學分離主義炮製「台獨」觀點的台灣新文學史等問題，提出了深入、尖銳的剖析與批判。歷史已經說明，反對「文學台獨」的鬥爭，是我們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爭取民族解放與團結和國家獨立與統一的偉大鬥爭中未竟之業。從這個高度來看待，這本《台獨派的台灣新文學論批判》（大陸版原名《「文學台獨」面面觀》）就極有助於廓清「文學台獨」的脈絡和真相，有助於認識今日台灣文學研究領域中反「文學台獨」鬥爭的具體形勢，也有助於統一認識和思想，以便在複雜情況下面對「文學台獨」謬論時，有充分의思想和知識準備。因此，本書的出版，是及時的，有現實意義的貢獻。

不論是 20 年代台灣新文學的發軔，30 年代關於大眾文學的大眾語的建設，或 40 年代後期關於建設戰後台灣新文學及推動左翼文論的事業中，大陸和台灣的知識份子總是親愛精誠，熱情洋溢地為推動和發展台灣新文學而團結奮鬥。繼承這個寶貴的民族文學史的傳統，兩位先生的合著，在台灣出版的《台獨派的台灣新文學論批判》，更彰顯了它在我民族文學史以及在政治和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而深刻的意義。

是敬以為序。